

鲁迅文集

导读本

「文艺书简」
下



鲁迅文集

第②4卷

文艺书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目 录

文艺书简（下）

论现代文坛

致萧 三	1934 年 3 月 4 日		(137)
致陶亢德	1934 年 4 月 1 日		(138)
致陶亢德	1934 年 4 月 7 日		(138)
致曹聚仁	1934 年 4 月 30 日		(139)
致林语堂	1934 年 5 月 4 日		(140)
致郑振铎	1934 年 6 月 2 日		(140)
致徐懋庸	1934 年 7 月 17 日		(143)
致徐懋庸	1934 年 8 月 3 日		(144)
致曹聚仁	1934 年 8 月 13 日		(145)
致叶 紫	1934 年 10 月 21 日		(146)
致窦隐夫	1934 年 11 月 1 日		(147)
致李霁野	1934 年 11 月 19 日		(148)
致萧军、萧红	1934 年 12 月 10 日		(149)
致曹靖华	1934 年 12 月 28 日		(151)
致萧军、萧红	1935 年 2 月 9 日		(152)

致吴 渤	1935 年 2 月 14 日	(154)
致赵家璧	1935 年 2 月 28 日	(155)
致萧 军	1935 年 4 月 12 日	(155)
致萧 军	1935 年 6 月 27 日	(157)
致萧 军	1935 年 9 月 1 日	(158)
致李长之	1935 年 9 月 12 日	(160)
致蔡斐君	1935 年 9 月 20 日	(161)
致黄 源	1935 年 9 月 24 日	(162)
致萧 军	1935 年 10 月 4 日	(163)
致叶 紫	1935 年 11 月 25 日	(165)
致黄 源	1936 年 2 月 7 日	(166)
致曹靖华	1936 年 2 月 29 日	(167)
致王冶秋	1936 年 4 月 5 日	(167)
致徐懋庸	1936 年 5 月 2 日	(169)
致曹靖华	1936 年 5 月 3 日	(170)
致王冶秋	1936 年 5 月 4 日	(171)
致时 玳	1936 年 5 月 25 日	(172)
致时 玳	1936 年 8 月 6 日	(174)
致王冶秋	1936 年 9 月 15 日	(175)
致曹靖华	1936 年 10 月 17 日	(176)

论古典文学..... (178)

致胡 适	1922 年 8 月 14 日	(179)
致胡 适	1922 年 8 月 21 日	(180)
致胡 适	1924 年 1 月 5 日	(181)
致胡 适	1924 年 2 月 9 日	(181)

致钱玄同	1924 年 11 月 26 日	(182)
致梁绳祯	1925 年 3 月 15 日	(183)
致章廷谦	1926 年 2 月 23 日	(184)
致魏建功	1926 年 7 月 4 日	(185)
致章廷谦	1926 年 7 月 9 日	(185)
致章廷谦	1926 年 7 月 14 日	(186)
致台静农	1928 年 2 月 24 日	(186)
致章廷谦	1929 年 1 月 6 日	(187)
致曹聚仁	1933 年 6 月 18 日	(189)
致姚克	1934 年 2 月 20 日	(192)
致曹靖华	1933 年 12 月 20 日	(193)
致王冶秋	1935 年 11 月 5 日	(195)

论外国文学..... (197)

致周作人	1921 年 7 月 13 日	(198)
致周作人	1921 年 7 月 31 日	(200)
致许钦文	1925 年 9 月 30 日	(202)
致李霁野	1925 年 2 月 17 日	(204)
致魏猛克	1933 年 6 月 5 日	(205)
致王志之	1933 年 6 月 26 日	(207)
致陶亢德	1933 年 11 月 2 日	(208)
致姚克	1933 年 11 月 15 日	(209)
致徐懋庸	1934 年 5 月 22 日	(210)
致孟十还	1934 年 10 月 31 日	(211)
致孟十还	1934 年 12 月 4 日	(212)
致孟十还	1934 年 12 月 6 日	(213)

致孟十还	1935年2月9日	(214)
致徐懋庸	1935年3月22日	(215)
致孟十还	1935年4月21日	(216)
致胡风	1935年5月17日	(217)
致孟十还	1935年10月20日	(218)
致萧军	1935年10月29日	(219)

论美术 (221)

致蔡元培	1923年1月8日	(224)
致李小峰	1927年12月6日	(225)
致罗清桢	1933年7月18日	(226)
致何家骏、陈企霞	1933年8月1日	(226)
致郑振铎	1933年10月2日	(227)
致吴渤	1933年11月9日	(228)
致吴渤	1933年11月16日	(229)
致何白涛	1933年12月19日	(231)
致姚克	1934年1月5日	(232)
致郑振铎	1934年2月9日	(235)
致姚克	1934年3月6日	(236)
致姚克	1934年3月24日	(237)
致郑振铎	1934年3月26日	(239)
致陈烟桥	1934年3月28日	(239)
致魏猛克	1934年4月3日	(241)
致张慧	1934年4月5日	(241)
致陈烟桥	1934年4月5日	(242)
致陈烟桥	1939年4月6日	(244)

致姚克	1934年4月9日	(245)
致魏猛克	1934年4月9日	(246)
致陈烟桥	1934年4月12日	(247)
致姚克	1934年4月12日	(248)
致陈烟桥	1934年4月19日	(250)
致姚克	1934年4月22日	(251)
致陈铁耕	1934年6月6日	(252)
致台静农	1934年6月9日	(253)
致台静农	1934年6月18日	(254)
致曹靖华	1934年10月14日	(255)
致沈振黄	1934年10月24日	(257)
致罗清桢	1934年10月21日	(257)
致郑振铎	1934年12月27日	(259)
致张慧	1934年12月28日	(259)
致李桦	1934年12月18日	(260)
致金肇野	1934年12月18日	(262)
致李桦	1935年1月4日	(263)
致唐诃	1935年1月18日	(264)
致段干青	1935年1月18日	(265)
致赖少麒	1935年1月18日	(266)
致张影	1935年1月18日	(267)
致李桦	1935年2月4日	(268)
致罗清桢	1935年3月15日	(269)
致曹聚仁	1935年3月29日	(270)
致李桦	1935年4月4日	(271)
致李桦	1935年6月16日	(272)

致赖少麒	1935 年 6 月 29 日	(274)
致唐英伟	1935 年 6 月 29 日	(275)
致李 桦	1935 年 9 月 9 日	(276)
致台静农	1935 年 11 月 15 日	(277)
致王冶秋	1935 年 12 月 21 日	(278)
致唐英伟	1936 年 3 月 23 日	(279)
致曹 白	1936 年 4 月 1 日	(280)

文艺书简

(下)

340304 致 萧 三

肖山兄：

一月五日的信，早收到。《文学周报》是陆续收到一些的，但此外书报（插画的），一本也没有到。弟前寄杂志二包后，又于寄莫京木刻家以书籍时，附上杂志数本，前几天又代茅兄寄上他所赠的书一包，未知收到否，此外尚有三本，当于日内寄上。

莲姊处已嘱其常写信。亚兄于年假时来此一趟，住了六七天。它兄到乡下去了，地僻，不能通邮，来信已交其太太看过，但她大约不久也要赴乡下去了，倘兄寄来原文书籍，除英德文者外，我们这里已无人能看，暂时可以不必寄了。

《子夜》，茅兄已送来一本，此书已被禁止了，今年开头就禁书一百四十九种，单是文学的。昨天大烧书，将柔石的《希望》，丁玲的《水》，全都烧掉了，剪报附上。

中国文学史没有好的，但当选购数种寄上。至于作家评传，更是不行，编者并不研究，只将载于报章杂志上的“读后感”之类，连起来成一本书，以博稿费而已，和别国的评传，是不能比的，但亦当购寄，以备参考。

附上它嫂信二张。回答二纸，请兄译出转寄为感。

专此布达，即颂
时绥。

弟 豫上 三月四夜。

340401 致陶亢德

亢德先生：

日前寄奉芜函后，于晚便得《南腔北调集》印本，次日携往书店，拟托代送，而适有人来投大札，因即乞其持归，想已达览。此书殆皆游词琐语，不足存，而竟以出版者，无非为了彼既禁谒，我偏印行，赌气而已，离著作之道远甚。然由此亦可见“本不能文”云云，实有证据，决非虚恠恃气之谈也。

《论语》顷收到一本，是三十八期，即读一过。倘蒙谅其直言，则我以为内容实非幽默，文多平平，甚者且堕入油滑。闻莎士比亚时，有人失足仆地，或面沾污黦而不自知，见者便觉大可笑。今已不然，倘有笑者，可笑恐反在此人之笑，时移世迁，情知亦改也。然中国之所谓幽默，往往尚不脱《笑林广记》式，真是无可奈何。小品文前途虑亦未必坦荡，然亦只能姑试之耳。

照相仅有去年所摄者，倘为先生个人所需，而不用于刊物，当奉呈也。

此复，即颂

时绥。

鲁迅 四月一夜。

340407 致陶亢德

亢德先生：

大札与《人间世》两本，顷同时拜领，讽通一过，诚令人有萧然出尘之想，然此时此境，此作者们，而得此作品等，固亦意中事也。语堂先生及先生盛意，嘱勿藏拙，

甚感甚感。惟搏战十年，筋力伤惫，因此颇有所悟，决计自今年起，倘非素有关系之刊物，皆不加入，藉得余暇，可袖手倚壁，看大师辈打太极拳，或夭矫如撮空，或团转如摸地，静观自得，虽小品文之危机临于目睫，亦不思动矣。幸谅其懒散为企。

此复，即请
著安。

迅顿首 四月七日

340430 致曹聚仁

聚仁先生：

惠函顷奉到。《南腔北调集》于月初托书局付邮，而近日始寄到，作事之慢，令人咋舌。多伤感情调，乃知识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终不能改；杨邨人却无之，此公实是一无赖子，无真情，亦无真相也。

习西医大须记忆，基础科学等，至少四年，然尚不过一毛胚，此后非多年练习不可。我学理论两年后，持听诊器试听人们之胸，健者病者，其声如一，大不如书上所记之了然。今幸放弃，免于杀人，而不幸又成文氓，或不免被杀。倘当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

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愆，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

专此布复，即请
道安。

迅 顿首 四月卅日。

340504 致林语堂

语堂先生：

来示诵悉。我实非热心人，但关于小品文之议论，或亦随时涉猎。窃谓反对之辈。其别有三。一者别有用意，如登龙君，在此可弗道；二者颇具热心，如《自由谈》上屡用怪名之某君，实即《泥沙杂拾》之作者，虽时有冷语，而殊无恶意；三则先生之所谓“杭育杭育派”，亦非必意在稿费，因环境之异，而思想感觉，遂彼此不同，微词官论，已不能解，即如不佞，每遭压迫时，辄更粗犷易怒，顾非身历其境，不易推想，故必参商到底，无可如何。但《动向》中有数篇稿，却似为登龙者所利用，近盖已悟，不复有矣。此复，即请
文安。

迅 顿首 五月四夜

先生自评《人间世》，谓谈花柳春光之文太多，此即作者大抵能作文章，而无话可说之故，亦即空虚也，为一部分人所满者，或因此欤？闻黎烈文先生将辞职，《自由谈》面目，当一变矣。又及。

340602 致郑振铎

西谛先生：

五月二十八日信，今日午后收到。去年底，先生不是

说过,《十竹斋笺谱》文求堂云已售出了么?前日有内山书店店员从东京来,他说他见过,是在的,但文求老头子惜而不卖,他以为还可以得重价。又见文求今年书目,则书名不列在内,他盖藏起来,当作宝贝了。我们的翻刻一出,可使此宝落价。

但我们的同胞,真也刻的慢,其悠悠然之态,固足令人佩服,然一生中也就做不了多少事,无怪古人之要修仙,盖非此则不能多看书也。年内先印两种,极好。旧纸及毛边,最好是不用,盖印行之意,广布者其一,久存者其二,所以纸张须求其耐久。倘办得到,不如用黄罗纹纸,买此种书者必非精穷人,每本贵数毛当不足以馁其气。又闻有染成颜色,成为旧纸之状者,倘染工不贵而所用颜料不至蚀纸使脆,则宣纸似亦可用耳。

另选百二十张以制普及版,也是最要紧的事,这些画,青年作家真应该看看了。看近日作品,于古时衣服什器无论矣,即画现在的事,衣服器具,也错误甚多,好像诸公于裸体模特儿之外,都未留心观察,然而裸体画仍不佳。本月之《东方杂志》(卅一卷十一号)上有常书鸿所作之《裸女》,看去仿佛当胸有特大之乳房一枚,倘是真的人,如此者是不常见的。盖中国艺术家,一向喜欢介绍欧洲十九世纪末之怪画,一怪,即便于胡为,于是畸形怪相,遂弥漫于画苑。而别一派,则以为凡革命艺术,都应该大刀阔斧,乱砍乱劈,凶眼睛,大拳头,不然,即是贵族。我这回之印《引玉集》,大半是在供此派诸公之参考的,其中多少认真,精密,那有仗着“天才”,一挥而就的作品,倘有影响,则幸也。

《引玉集》印三百部，序跋是在上海排好，打了纸板寄去的（但他们竟颠倒了两页），印，纸，装订，连运费在内，共三百二十元（合中国钱），但印中国木刻，恐怕不行。《引玉集》原图，本多小块，所以书不妨小，这回却至少非加大三分之一不可，加大的印价，日前已去函问，得复后当通知。大约每本六十图，则当需二元，百二十图分两本，成本当在四元至三元半，售价至少也得定五元了。

投稿家非投稿不可，而所见又不多，得一小题，便即大做，而且往往反复不已。《桂公塘》事即其一，我以为大可置之不理，此种辩论，废时失业，实不如闲坐也。近来时被攻击，愤而安之，纵令诬我以可死之罪，亦不想置辩，而至今亦终未死，可见与此辈讲理，乃反而上当耳。例如乡下顽童，常以纸上画一乌龟，贴于人之背上，最好是毫不理睬，若认真与他们辩论自己之非乌龟，岂非空费口舌。

小品文本身本无功过，今之被人诟病，实因过事张扬，本不能诗者争作打油诗；凡袁宏道李日华文，则誉为字字佳妙，于是而反感随起。总之，装腔作势，是这回的大病根。其实，文人作文，农人掘锄，本是平平常常，若照相之际，文人偏要装作粗人，玩什么“荷锄带笠图”，农夫则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柳读书图”之类，就要令人肉麻。现已非晋，或明，而《论语》及《人间世》作者，必欲作飘逸闲放语，此其所以难也。

但章之攻林，则别有故，章编《人言》，而林辞编辑，自办刊物，故深恨之，仍因利益而已，且章颇恶劣，因我

在外国发表文章，而以军事裁判暗示当局者，亦此人也。居此已近五年，文坛之堕落，实为前此所未见，好像也不能再堕落了。

本月《文学》已见，内容极充实，有许多是可以藉此明白中国人的思想根柢的。顷读《清代文字狱档》第八本，见有山西秀才欲娶二表妹不得，乃上书于乾隆，请其出力，结果几乎杀头。真像明清之际的佳人才子小说，惜结末大不相同耳。清时，许多中国人似并不悟自己之为奴，一叹。

专此布达，即请
著安。

迅 顿首 六月二日夜。

340717 致徐懋庸

懋庸先生：

十六日信收到。光华的真相是一定要来的，去年的拉拉藤（这是绍兴话，先生认识这植物么？），今年决不会化作葡萄的。

两点东西，今译上。短的一幅是诗，但译起来就不成诗，只好算是两句话。

“谈言”上那一篇早见过，十之九是施蛰存做的。但他握有编辑两种杂志之权，几曾反对过封建文化，又何曾有谁不准他反对，又怎么能不准他反对。这种文章，造谣撒谎，不过越加暴露了卑怯的叭儿本相而已。

而且“谈言”自己曾宣言停止讨论大众语，现在又登此文，真也是叭儿血统。